

艺术中国

主管 | 华夏日报社 主办 | 华夏全媒体研究院艺术研究所 主编 | 董哲 本期 4 版

2026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五 | 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2521-0289 | 数字报：szb.cmnint.com

2026 年贵州油画作品展在遵义开幕

华夏早报讯（记者 罗明荣）9 月 23 日 15 时，“多彩黔峰·共绘新征程”2026 年贵州油画作品展在遵义市美术馆 3 号展厅开幕，展期至 10 月 16 日。展览由贵州省文联主办，中国油画学会指导，省美协、贵州画院（贵州美术馆）、遵义市美术馆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。本次展览紧扣省委十三

届八次全会部署，围绕红色文化、阳明文化、民族文化、屯堡文化“四大文化工程”策划，共展出特邀、优秀及入展作品 90 余件。田磊《大利侗寨》、高友飞《一网连山海·乡货赴新程》、袁子龙等《鳌隐碧上溪》等作品，以油画语言呈现红色故土、民族村寨、城乡新貌与当代实验，涵盖写实、表现与抽象多种风格。



国庆前夕，淮安里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段风光。 图源：视觉中国

家国共此中秋月，奋进同歌国庆秋

中秋将至，国庆相接，神州大地再次进入举国同庆、万户思圆的时刻。金风初起，桂香渐浓，街头红旗招展，案头月饼飘香，车站机场人流如织，田间工厂机声未歇。对中国人而言，这两个节日先后到来，不只是日程表上的一段休憩，更是把“家”的温情与“国”的宏愿置于同一幅画卷之中：一边是亲人围坐、老少闲谈，一边是山河入怀、红旗漫卷；一边盘点一年的收获与亏欠，一边眺望前路的光亮与分量。读懂这种双重节拍，也就读懂了今天中国最朴素也最深厚的精神底色。

中秋的意义，从来不只在月亮。自周代秋分祭月、唐代赏月成俗，到宋时“小饼如嚼月”，再到今天短视频里一句“哪怕回不去也云赏月”，中国人把对团圆的执念反复叠进这一夜。真正让中秋沉下来的，是一整年奔忙之后，人愿意为“回家”两个字放慢脚步。农民工算着工期，白领盯着购票页面，老人提前灌好腊肉、洗好床单——这些琐碎准备，构成了一年中最具人情味的集体行动。当中秋紧挨国庆，这种人情味会被放得更大。国庆纪念一个独立国家重新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来路；中秋提醒每个家庭在时代洪流里别丢根基。两家合一，便不是“放假八天”那么简单，而是把个人命运、家庭冷暖、国家前程放到同一张餐桌上谈。母亲夹一块月饼问“今年累不累”，孩子指着电视里的升旗仪式问“国旗为什么这样红”，两句话性质不同，却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国家好不好，最终要看千家万户安不安。这也是为什么每逢双节，我们总要重提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”。它不是修辞，而是经验。抗战年代，四万万人齐蹈厉，无数家庭把“小团圆”换成“大团圆”；建设年代，支边、修路、办厂，一代人吃苦换下一代人舒服；改革开放后，进城、出海、创业，家庭收入单与宏观 GDP 曲线逐渐重叠。到今天，高铁一日可还乡、视频一秒见亲人，物理距离被技术缩短，但“愿国泰、盼家安”的心理距离反而更近——越是流动，越知道稳定可贵；越是见世面，越懂背后有一个可依靠的国家。今年双节出行，规模依旧惊人。有

关方面预判，中秋国庆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可达 23.6 亿人次，日均约 2.95 亿；自驾约 18.7 亿人次，占八成左右，高速公路高峰日车流可能突破 7000 万辆；铁路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实行高峰运行图，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.3 万列。数字背后是具体的人：在深圳打工的贵州人要回毕节，在北京带娃的湖北人要回黄冈，退休夫妻想趁红叶未落去坝上。流动性如此之高，对一个治理体系的考验远不止“多开几列车”那么简单。交通部门的核心办法是把“预判”做在前面。哪里可能成堵点，节前用往年数据和实时票情测算；哪个服务区充电会排队，提前按“一区一策”加桩、配移动充电；城际大客流则铁路、民航、地铁、公交联动，不靠单一方式硬扛。更值得称道的是服务细节：12306 对老年人保留电话和人工窗口；高速免费以“驶离出口”为准，避免大家掐点堵在收费站；热门景区推行分时段预约、错峰入园。这些措施单看都不轰动，合起来决定一个普通家庭是“顺利见到面”还是“在服务区吵架”。安全是另一条暗线。双节最怕三类事：一是路，疲劳驾驶、雨天追尾；二是场，大型活动、夜市人员密集；三是食，团餐、小吃、冷链。交警守卡、医护待命、市场监管查后厨、文旅核承载量、社区劝独居老人少熬夜——都是“看不见的守护”。我们常讲国家治理，落到假期，治理就是不让一家人高高兴兴出门、灰溜溜进医院；就是暴雨前封山、拥堵前改道、涨价前查合同。平安不是理所当然，是无数岗位把麻烦揽在自己身上。

双节也是观察消费的镜子。近年中秋国庆，文旅从“看景点”转向“过生活”：白天逛博物馆、晚上听地方戏，上午采摘、下午非遗手工，周末“票根”变景区门票，赛事、演艺、市集互相导流。这类场景今年仍会扩散，但要避免两个偏差：一味造网红而不顾承载力，短期热闹、长期骂名；只涨票价不提服务，游客来了一次不来了。更稳妥的思路，是把双节消费当“民生工程”而不是“掘金窗口”。小城市可借返乡人流推本地农产品、老字号，让城里亲戚带得走、

村里人挣得到；大城市把博物馆、图书馆夜间开放，降低家庭出行成本；交通和文旅联合做“一张票玩一圈”，别让游客把时间耗在换乘上。对中西部县城而言，红叶、稻田、古道都是资产，关键在厕所、指示牌、农家乐价格、投诉响应能不能跟上。节日本是情感消费，若被强制购物、临时毁约打断，情感就变成舆情。也要看到，消费热不等于所有人都宽裕。评论员下笔不能只写“人头攒动”，要写人头背后的差异：有人说走就走，有人仍算高铁与长途大巴的差价；有人住精品酒店，有人开房车睡服务区。政策该做的，是在节假日内尽量保基本——学生、老人、退役军人的优惠别停留在文件；偏远景区接驳别全交给定制小包车；热门城市在高峰日把机关停车场、学校操场适度开放。繁荣如果不是所有人可参与，就只是局部景气。

双节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，是“很多人不休息”。电厂运行工、油田巡检、水厂值班，缺一人全市受影响；外卖骑手、快递员、超市理货员，节日订单更密；医院急诊不过节，产科、心内、创伤永远有人；边境派出所、海事艇、森林消防，越是大家进山看景，他们越要防着火、防翻船。还有媒体人自己，假期往往比平时更紧。我们写“月圆”，不能只写家里那轮，也要写风电场那轮探照灯、铁路调度大屏上不停跳的列车号。这两年有个变化值得说：坚守不再被单纯写成“牺牲”。主流表述更强调轮换、保障、补助、心理支持。铁路开夜间高铁动卧，是让长途旅客少熬；服务区建超充桩，是让自驾者不焦虑；景区“一点一案”限流，是既保安全也保值守人员不被无序人流拖垮。对普通劳动者而言，过节最好状态是“被需要但不被透支”。一个社会成熟与否，不看红旗多鲜艳，而看节假日里值班人员有没有热饭、有没有换班。评论员若只喊“向你致敬”，不够；要问一句，明年此时能否少一些靠个人硬扛、多一些靠系统分担。

把双节放进全年坐标，会更清楚它为什么适合“鼓劲”。上半年各地拼开工、稳就业、扩内需，秋季是项

贵州省政协举办书画篆刻摄影作品展

华夏早报讯（记者 金松）9 月 21 日，由贵州省政协办公厅主办的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篆刻摄影作品展”在贵州美术馆开展，展期至 9 月 27 日。展览精选 329 件书法、绘画、篆刻、摄影作品，分“凝共识”“彰模范”“感党恩”“溯文脉”“树清廉”五个篇章，全景展现贵州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生动实践。享誉海内外的西泠印社鼎力支持，专项征集 50 余件全国名家金石力作参展。展后作品将由贵州美术馆永久收藏，为贵州文旅文创新融合注入强劲文化动能。

目落地、粮食归仓、消费冲刺的节点。中秋提醒人“收心看家”，国庆提醒人“抬头看路”。一个家庭若只过中秋不过国庆，容易把幸福理解成私事；一个国家若只过国庆不过中秋，容易把发展理解成数字。二者叠在一起，才是中国式现代化要的温度：GDP 要涨，但涨得让农民工工资不拖欠；科技要突破，但突破让县城医院也能远程会诊。文化层面，双节给今天中国人提供一次“重新认亲”的机会。中秋的亲，是血缘、乡缘；国庆的亲，是国族、历史。年轻人表达爱国，可能在社交平台做红色路线攻略，在纪念馆做志愿讲解；长辈表达团圆，也可能全家去烈士陵园、去老区民宿。形式新旧不同，内核一致：知道自己从哪来、国家向哪去。媒体、学校、社区若在节日做点轻量文化：让孩子给祖辈写一封信，把老照片、老票据摆出来，比单纯打折促销更留得住人。没有文化认同，团圆会浅；没有历史纵深，国庆会空。从国际视野看，双节也是一张柔软的国家名片。中国假期人流规模、铁路调度能力、免签便利度，放在全球都算样本。外国游客来过中秋，能吃到月饼、看懂赏月，再去看国庆花坛、升旗仪式，会比读报告更易理解中国。我们不必刻意输出，但服务要跟得上：机场保留人工窗口，热门城市增加多语种指引，对老年外籍游客同样友好。与此同时，出境游也是国民素养的窗口。一个人在清迈夜市不砍价到让摊主为难，在东京地铁不打电话，比横幅更说明中国变了。

中国人过双节，本质是在时间中安放两样东西：情与责。情是亲情、爱情、乡情，是对辛苦一年的自己与家人说一声“够了，先歇歇”；责是对岗位、对邻里、对国家说一声“我在，继续干”。情让社会有温度，责让国家有韧性。每年金秋把二者并重一次，不是形式主义，而是给全年奔跑的人重新校准：为什么出发、为谁出发。今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准备、各项年度任务收官冲刺的关键节点。双节之后，农田要抢收抢种，工厂要保订单，项目要赶工期，学校要稳教学，地方要谋明年。假期不是停顿，而是换挡。人们在老家睡几晚好觉、把一年委屈说出来、把国家新政策听进去，再回到岗位，劲头会不一样。愿这个双节，路上少些堵、心里多些静；愿每个家庭能把一年没说的话说完，愿每个岗位在值守中也被人记得。家国共此一轮月，山河同唱一首歌。节过完，人回来，事接着干——这便是一个伟大时代最朴实的前进方式。（本刊评论员 金松）

责任编辑 | 金松 校对 | 卢路